

苹果披上了婚纱,你信不信?

如果没有到达现场,看到那个绝美的现实,别说他人不会信,我也是不会相信的。但我正值果香飘逸的深秋时节,应老友的邀请,有幸远赴昭通采风,见识了一片种植奇观,我就不能不相信了。当地热情的主人,把我们采风团的朋友,带进那片苹果园里来了,我不知别人有何感想,只觉自己站在那绕山盘沟,看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种植的苹果,繁茂得让人要惊叹了!惊叹之余,再放眼四望,顿时觉得自己眼睛的有限,是太不够用的了,往哪里看去,都是连天接地的苹果树,应季而生,沉甸甸垂垂在枝头上的苹果,差不多是都要成熟的样子,与婆娑的苹果树叶子,相映成趣的。有过长期乡村生活经历的我,曾也经营过苹果园,多少知道点儿栽种苹果树的知识,看着颜色发乌的那一种,就知道是口味脆甜的黑卡;而颜色发赤的那一种,是同样口味脆甜的红卡;再是粉红粉红的艾美、华硕,以及碧青碧青的蜜翠、嘎啦,与“卡”字号的苹果在口味上略有不同,它们或者酥香,或者清香,总之是都非常诱人的呢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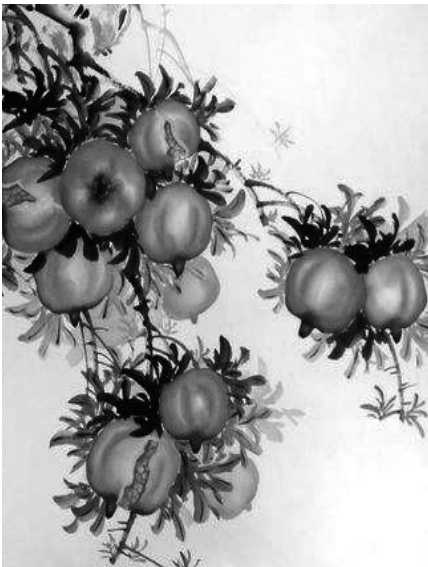
负责这片果园的人是位爽朗的小伙子,他撵着我们,在给我们介绍时,有股掩饰不住的豪迈。他说从陕西背井离乡到昭通来,不到五年的时间,因为昭通这方水土的特性,迅速种植到了6万余亩苹果。他们不会就此打住,停步不前,还要不断扩张种植规模。

年轻的果园人,嘴上骄傲着,眼睛也骄傲着。

我被他的嘴巴和眼睛感染着,知觉陕西老乡的他们,在远离故乡的昭通种植苹果,却有其值得骄傲的地方哩。徜徉其中,我能看见的,满眼都是起伏有致的苹果园……因此,我竟蓦然想起了一位有“教父”之称的美国人,那个设计了被上帝咬了一口“苹果”的天才,是太不幸了,56岁时即英年辞世,让全世界的“苹果”迷顿足哀伤,痛惜天才不在。不过,他的苹果与昭通的苹果是不一样的,昭通的苹果不仅能够悦人

披着婚纱的苹果

□吴克敬



眼目,还能香甜了人的口舌,于我而言,我是不做他的“苹果”迷的。我尊敬乔布斯对于苹果的理解,像夏娃和牛顿一样,一个被苹果所诱惑,一个被苹果砸了脑袋。

苹果的故事还有很多,无一不传神。正如我沉陷在昭通的这一片面积浩大的苹果园子里,抬眼都是苹果,张嘴都是苹果……让人馋涎欲滴的苹果啊!不仅能够满足人的口欲,居然还能给人以神奇的启发,这可是太有趣了。然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,苹果可是十分寻常了,只要自己愿意,唾手就可以得之,然而想要传奇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我就经常面对苹果,幻想着

也能受到苹果的启发,有个什么了不起的发现,或者传奇。但是遗憾得很,我的幻想总是幻想,差不多每天一枚苹果吃着,却始终没有发现,自然也就无法传奇。这叫人是要气短了呢,气短自己的愚钝,太没有自知之明了。

没有自知之明,是人的缺点,但或许又是一种优点。

因为没有自知之明,却可以激发人的幻想,甚至梦想。这么想来,我释然了不少,因此混同于采风在昭通的作家队伍里,深入地站在了昭通人骄傲着的这片苹果园里,触目着远山近岭上参差错落的苹果树,便不能自禁地要幻想。而我幻想起来,又还十分的沉醉,直觉自己应该不是那么无所作为,我可以放浪其中,尽情地感受眼前的快乐与幸福呀。

果中之王的苹果,之于云贵高原的昭通来说,于史前文明时,就在这里繁茂地存在着。考古学家于此发掘了许多动物的骨骼,其中有只梅花鹿的化石胃囊里,竟然十分珍贵地葆有一粒原始苹果的种子。去昭通博物馆参观,我是很想见识那一粒原始苹果种子的,但人家宝爱地珍藏在密室里,并没有往出展览。正因为如此,倒给了我一丝想象的空间。

想象是幸福的,我想像潮水般涌入我眼帘里的苹果树,以及挂在苹果树上的果子,它们的基因,该就是那粒原始苹果种子的子孙哩!

漫天遍野的苹果树,赶着季节,都已挂果成熟着,我与采访团的朋友兴高采烈地盘旋而上,最后上到苹果园最高处新建的观景台上,把这片苹果园看得更清晰了。不论近处的苹果园,还是远处的苹果园,还有预防极端天气成排成行搭起的一抹白色的防护帐篷,让人站在高处看下去,如纱似雾、洁白飘逸、随风舞荡,仿佛是给苹果披上的婚纱!

披上婚纱的苹果,赶着时节,都已羞红了脸儿,它们是要出阁了呢。

昭通人诗意地为即将出阁的苹果起了个更诗意的名字:昭阳红。

筷子大概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里,最频繁最容易接触到的物件。它普普通通,每一个人都 在用,联系着烟火尘世的人间。而当有人把它用绳子系起来,连成梯子时,居然能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天空,去摘取最诗意和缥缈的月亮。尽管只是一个故事或传说,但是光让人想想,就已经足够激动人心了。

在苏州有一座著名园林网师园,网师园有一个藏书之所,取名“梯云室”。梯云室庭前西墙,有一座湖石叠成的峰洞假山,有登道曲折而上,可以通往书楼。这条曲折的石径,也有个雅号,“梯云取月”。一步一步,走着这条小路通往读书的地方,就仿佛是梯云取月一样,多么浪漫,多么美好。

艺术家蔡国强用焰火做过一架“天梯”。少年时仰望天空,很多人都有摸星摘月的梦想,但是慢慢长大,再没有做这样的梦了。只有蔡国强像个孩子一样执着,二十多年间,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屡试屡败,屡败屡试,最终搭了一架五百米高的天梯,辉煌闪亮的路,在黑暗的夜空里,一直延伸到月亮上。

翠可爱的菜园,去坡地上读书,席地而坐,随风朗诵,可谓快事。在那里,我学会了背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。鸟雀还巢,寒意渐渐地泛上来的时候,大姐索性脱下外套给我披上,我们又牵着手回到家,只给寒夜留下一窗温馨的橘黄色的灯光。灯光和家在我的心里是等同的。每次望见家门灯火,我就像远行的船儿又回到了家的港湾,灯光照着时常“笃、笃、笃”给我们修鞋的父亲的脊背、照着含笑连夜赶毛衣的母亲的脸庞、照着我们的红漆老座钟……灯光下的小屋,其乐融融,洋溢着无尽的爱和幸福。如今,小屋早已拆毁,纵然回乡,也难觅它的影踪,但即使小屋仍存、景物依然,当时之境、当时之人事,又岂能复现?我只有默默地感谢回忆,使我曾经呼吸过、经历过的真实,在随着岁月悄然逝去的时候,依然能幻化成弥足珍贵的梦境。

故乡小屋的灯光没有熄,它是不会熄的,它萦回着一曲动人的旧日歌谣,闪烁着故乡的山风和水波,故乡的明月和群星……化作了我心底深处的一盏明灯。

在不以为亲、不以为故的时候,故乡早已深深地融在了我的心中。

大家V微语

枫

□邓荣河

●一场接一场的薄霜,是纯天然的氧化剂。青枝绿叶,一经那冷霜,便开始渐渐没了脾气。当然,亦有例外者——枫,就是其中之一。

●对于枫来说,冷冷的霜,分明就是天地间最神奇的催化剂。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经过一阵阵冷霜的催化,一树树的枫,悄悄地缀满了迷离。那些靓丽的枫林,成为暮秋里最抢眼的诗画。

●当然,红红的叶子,也是燃烧着的叹息;娇俏的春在这里萌发,蓬勃的夏在这里生息,深沉的秋,在这里慢慢老去。能够光彩照人,但又不声不响地走向生命的终结,才是人生里最值得称道的美丽。

闲到心处

□蒙华

趁着休假,专门在兴坪古镇漓江边上,挑了一间民宿,开窗见山见水见竹林,漓江万千气象尽收眼帘,心情也随着美好。

可却在度假第二天,知道了一件令我一时无从释怀的事,假期突然就变灰色了。尽管去了漓江最佳观景点相公山,去了九马画山,去了20元人民币背景画实景点,还遇上烟雨漓江,景色还是那样的优美,但心情全无,连拍出的照片也毫无生气。那几天,书看不进,文章更写不出,寝食不安。“才下眉头又上心头”,人是闲了,但心没闲,最终什么也闲不了,连带来的十多年的老茶,也没心情冲泡。心如猛虎,又怎能细嗅茶香呢?心挂千斤砣,心有千千结,再好的景也无用。有人说“闲到心处始是闲”,是啊,闲了躯体,心乱如麻,怎能算闲呢!正如梁启超所说的:如此闲福不消受。

好在时间总会抚平人的心灵波澜。休假回来,又是各种忙,心也在忙碌中有些麻木了,没有了当初隐隐的痛。

国庆节假期,和爱人临时起意去看海——自驾去台山市的下川岛。这是一个离陆地有40分钟航程的小岛。天蓝海碧,沙滩洁净绵长,在一间稍显偏僻的民宿海景房,对着满窗的海天一色,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。心绪难平时,面对大自然,尤其是面对自己不相熟而又美不胜收的大自然,会平和舒适很多。

房东是一个年迈的姓雷的老村长,土生土长的岛上人。他跟我讲了很多岛上的故事,还有他的艰难创业史。在岛上生活了近80年,如今已经跟岛连在一块,融在一起。三个儿子都在陆上的城里生活,各自都有很好的事业。以前过年过节也会和儿孙相聚在城里,但过不了几天,他还是更喜欢回到熟悉的海岛上,一个人守着老屋,守着大海,守着浓浓的乡愁。雷老村长跟我说,每天早上推窗看见无边无垠的大海,闻着海风吹来的大海熟悉的味道,是他最踏实最开心的时候。

我突然对老村长油生敬意。在忧喜忙闲之间,在天伦之乐与乡愁守望之间,老村长拿得起放得下,淡定自如。人生有很多无奈,谁的生活都有一地鸡毛的时候,关键是闲不到心处也能释然。从下川岛回来后,我又可以悠闲地泡茶、品茶了。我会打开阳台与客厅的落地玻璃,让秋意欣然地进来,与茶香混合在一起,升华出一份馨香和淡定。

静静地品茶读书,找回了失而复得的宁静和闲适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颜威

零售
 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

文史杂谈

天梯

□周半农



对于在厂矿长大的我来说,“故乡”的概念,可谓曾经淡薄了,真正的籍贯所在地,只能从步履匆匆的缝隙里窥其芳颜。而“中条铜矿”(大家俗称),我在那里呻吟学会了第一首儿歌“矿山哪里有宝藏,哪里就是我的家”,之后度过童年,又举家迁移,在我潜藏的认知里,似乎可定义为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,却并非是故乡。

流年似水。如今,我离开“中条铜矿”已许多年了,而它在心里泛起的层层涟漪,却不时推动我的喉嗓,让我想回过头来,深深地唤一声“故乡”。

故乡的山谷里、田埂上、水塘边,遍布一种小野花,虽然小、不起眼,但众多,每当第一缕春风旋转开它鲜嫩的花蕾,它便伸展开淡紫色的花瓣,捧出一盘盘金灿灿的花蕊,在阳光下尽情地绽放。它们是不用相约的,那是一种来自田野的朴素、自由和奔放。这时,童年的我便会换上春装,春风满面,大把大把地来采摘,挂在窗上,握在手里,装在瓶中,不知它的名字,只好唤它“小花”。搬家后,我曾特意去寻觅它,虽然也有,但三三两两,远不如故乡的繁盛。在岁月漫漫道路上行走,开心之日,我或许遗忘了它,但逢悲伤、痛苦的时候,小花仿佛又悄然撑起阳

山区小屋的灯光

□卢静

光,在我眼前微微起舞,挟带着田野纯朴得近乎神圣的气息,唤起我异样的情感,给我捎来亲切和安慰。故乡的“小花”,你就这样携牵着鲜明的童年情感的烙印,穿插进我的生命,伴我走过一生的路吗?

养育我的“小花”的,正是故乡的土地。“中条铜矿”属于山区,山中蕴藏秀气、水里泛出灵慧,绝不缺乏可赋予孩子的情趣。儿时我在山上玩得倦了,顺手掬一口溪水,和同伴斜躺在山坡上,望见群峰兀起,被夕阳勒出粗犷的线条,俨然充满金属的质感,令你疑心只要轻轻叩击,便可闻其亮脆之声回响山谷,却又露出几分古朴、几分苍茫。那一刻的感觉震撼心灵。后来,我曾试着去写它,但拙笔无灵,左涂右改,依然刻画不出山之精神、山之魂魄!我一向钟情于山,深入骨髓,现在想来,那是故乡的影响。

在“中条铜矿”,我家附近有一块小山坡,放学后,我和姐姐常牵着手穿过一片高低错落、青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

总第9168期

订报热线: 22895302
 广告部: 22699260

社址: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
 电报挂号:1032 邮编:110003

广告经营许可证: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
 发行单位:沈阳红马甲报刊发行物流配送有限公司

印刷: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 地址: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4号

零售价:1.00元/份
 订阅价:300元/年